

喉音考*

潘悟云

[提要] 本文通过民族语的比较材料、古代的译音材料、古代文献以及汉语的谐声系统和假借关系, 论述上古汉语存在小舌塞音, 它们到中古变成影、晓、匣、云。

汉藏语系一些保留早期语音特征较多的语言中还有小舌部位的辅音, 并且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些事实使人猜想, 原始汉藏语也许有小舌音的存在。本文的目的, 就是论述上古汉语确实存在小舌音, 到中古变作喉音影、晓、匣、云。

一 影母

1.1 高本汉把影母的中古音和上古音都拟作ʔ-。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学者几乎都不加讨论地接受高本汉的这个拟音。

喉塞音声母听起来与其说是塞音声母, 还不如说是一个零声母。汉藏语专家在作语言记录的时候, 是把喉塞声母与零声母同等看待的。从中古的许多译音材料看, 如日本的汉音、吴音, 朝鲜汉字音, 汉越语, 用来对译汉语影母字的都是零声母, 而不是k之类的塞音。从语音学角度来说, 一般塞音属于发音作用(articulation), 而喉塞音则属于发声作用(phonation)。发声作用就是声门状态对语音音色的影响。各种语言发元音时候的声门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有些语言在发一个元音的时候, 习惯于先紧闭声门, 声带振动时伴随着声门的突然打开, 在元音前会产生一个喉塞音。所以, 喉塞音与其说是塞音, 不如说是发一个元音的时候, 声门打开的一种特有方式, 与耳语、气声一样属于一种发声作用。

1.2 ʔ-广泛存在于现代汉藏语中, 通过历史比较, 可以发现它原来往往是*q-。举侗语中

* 本文的汉语上古韵母系统采用郑张尚芳(1983)的构拟: a(鱼), e(支), i(脂₁), u(之), u(幽), o(侯), ak(铎), ek(锡), ik(质₁), uk(职), uk(觉), ok(屋), aŋ(阳), eŋ(耕), iŋ(真₁), uŋ(蒸), uŋ(冬), oŋ(东), al(歌₁), el(歌₂), il(脂₂), ul(微₁), ul(微₂), ol(歌₃), at(月₁), et(月₂), it(质₂), ut(物₁), ut(物₂), ot(月₃), an(元₁), en(元₂), in(真₂), un(文₁), un(文₂), on(元₃), aw(宵₁), ew(宵₂), iw(宵₃), uw(宵₄), uw(宵₅), ow(宵₆), am(谈₁), em(谈₂), im(侵₁), um(侵₂), um(侵₃), om(谈₃), ap(盍₁), ep(盍₂), ip(缉₁), up(缉₂), up(缉₃), op(盍₃)。中古上声来自*ʔ-, 去声来自*-s(Haudricourt 1954, Pulleyblank 1962:3)。中古一、二、四等来自上古长元音, 三等来自上古短元音(郑张尚芳1987)。传统歌、月、元和微、物、文的再分部可参看董同龢(1948), 雅洪托夫(1960a), 郑张尚芳(1987), Baxter(1992)。传统盍、谈和缉、侵的再分部可参看郑张尚芳(1987), 潘悟云(1992)。文中“蓝”的上古音*g·ram中的小圆点表示前头的*g为次要音节, 参看潘悟云(1995)。

的 ʔ- 为例，它对应于水语的 q- 与毛南语的 k-：

	侗语	水语	毛南语		侗语	水语	毛南语
乌鸦	ʔa1	qa ¹	ka ¹	山洞	ʔa:m ¹	qa:m ¹	ka:m ¹
鸡	ʔa:i ⁵	qa:i ⁵	ka:i ⁵	青蛙	ʔəp ⁷	qup ⁷	kəp ⁷ 田鸡
尿	ʔe ⁴	qe ⁴	ce ⁴	祖父	ʔoŋ ³	qoŋ ⁵	koŋ ⁵
割	ʔa:t ⁹	qat ⁷	ka:t ⁷	旧	ʔa:u ⁵	qa:u ⁵	ka:u ⁵ ①

《毛南语简志》中 e 前的 k 按实际读音记作 c，与 k 属于一个音位。

以上几组词在 3 种语言中显然同源，其原始形式只能是这 3 个声母中的一个。这三个声母在三种语言中出现情况如下（+ 表该语言声系中有其音，- 表无其音）：

	k	q	ʔ
侗	+	-	⇒ +
水	+	+	+
毛南	+	← -	+

它们的原始共同声母显然是 *q-。现代侗语和毛南语中都没有声母 q-，它在侗语中变作 ʔ-，在毛南语中变到 k- 去了。如果换一个假设，就很难解释以上的声母分布。

此外，发音难度大的音往往向发音容易的音变化，k- 和 ʔ- 的发音都比 q- 容易，有 q- 的语言一般有 k-，有 k- 的语言不一定有 q-。特别应该指出，这个原始声母绝对不会是 ʔ-，从 ʔ- 变作 k- 或 q- 在音理上是很难说得通的。所以，上面所论声母的原始形式只能是 *q-。

1.3 影母字在亲属语中的同源词形式往往是 *q-。

例 1. 影母字中一个最常见的字是“乌”，乌鸦在侗台语中有以下的核心词根形式：

武鸣壮语	ka ¹	龙州壮语	ka ¹	剥隘壮语	ʔa ¹	布依语	ʔa ¹
临高语	ʔak ⁸	泰语	ka ¹	傣雅语	ka ¹	版纳傣语	ka ¹
德宏傣语	ka ²	侗语	ʔa ¹	仡佬语	ka ¹	水语	qa ¹
水婆语	qa ¹	莫语	ʔa ¹	佯僮语	ka ¹	毛南语	ka ¹

乌鸦在这些语言中的核心词根声母有 3 个：q-、k-、ʔ-。而且这 3 个声母同样出现上文水、侗、毛南语的那种关系，根据上面已经讨论过的理由，原始声母也是 *q-。

很多西方学者并不认为侗台语与汉语有亲缘关系，上面所作的比较也许还不足以说明汉语“乌”的原始形式是 *qa。所以我们还得看一看藏缅语的核心词根：

藏文	ka	墨脱门巴	ʔak	车旁语	ka	卡瑙里语	kag
----	----	------	-----	-----	----	------	-----

① 本文的语言材料除随文注明外，都取自以下一些著作：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缅甸语教研室《缅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年。戴庆厦、黄布凡等《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藏缅语语音和词汇》，本书编写组（孙宏开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格西曲吉札巴《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民族出版社，1957 年。Dictionary of the Lepcha - Language, G. B. Mainwaring, Berlin, 1898. Kanauri vocabulary in two parts: English - Kanauri and Kanauri - English, Bailey, Thomas Graham, 1911. 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第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会议论文，1979 年。中央民族学院第五研究室《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年。何成等人编《越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66 年。邢公畹《侗台语概论》，《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民族研究所，1980 年。

道孚语	ka	却域语	qa ³³	木雅语	qa ³³	扎巴语	ka ⁵⁵
扎坝语	kha ⁵⁵	贵琼语	ka ³⁵	史兴语	qho ⁵⁵	尔苏语	ka ³³
纳木义语	qa ³³	纳木兹语	quo ³¹	丽江纳西语	ka ³¹	大方彝语	a ³³ na ³³
拉祜语	qa ¹¹	哈雅哈尼语	xa ³¹	阿昌语	kã ³¹	尔龚语	qa
碧江怒语	kɔa ⁵⁵	土家语	ka ²¹	碧江白语	tɕa ⁴⁴	景颇语	kha ³³
独龙语	ka ⁵⁵	日旺语	kha	达让僜语	kla ⁵⁵	九龙普米语	qa ¹¹

“乌鸦”的核心词根在以上藏缅语中的同源关系也很明显，声母大部分作 q- 或 k-，只有少数作 ɣ-。ɣ- 显然不会是原始形式。这个词读作 k- 的语言中除了道孚、扎巴、贵琼以外，音系中都没有声母 q-，可以认为这些 k- 是从原来的 *q- 变化过来的。碧江白语的 tɕ- 可看作是 q- 的腭化。如果我们承认汉语的“乌”与以上的藏缅语同源，那么它的最原始形式只能是 *qa，而不是 *ɣa。

例 2. “鹰” *qlũŋ, 对应于藏语的 glag_{鹰, 鹫}, 格曼僜语 glãŋ⁵³, 雷布查语 kãlyũŋ, 克钦语 gəlaŋ_{鹰, 鹫}, 参 Benedict 1972。

苗瑶语中的“老鹰”也与上同源：

养蒿苗语	吉伟苗语	先进苗语	石门苗语	青岩苗语	宗地苗语	枫香苗语
laŋ ³	qwei ³	tlaŋ ³	tlaʊ ³	ɣloŋ ³	lua ^{3a}	tloŋ ³

王辅世 (1979) 根据以上材料把“鹰”的原始苗语拟作 *qlɛŋ。请注意，这个 *q- 在青岩苗语中正是变作 ɣ-。

值得注意的是，“鹰”在南亚语中也有相同的词根：佉语 klaŋ, 拉佉语 ŋgriaŋ, 在温派方言中为 ŋglaŋ、riaŋ_{三谷恭之(1988)}, 巴赫那尔语 klaŋ, 卡西语 klin。

例 3. “压” *qrep, 藏文的同源词为 gleb_{压扁}, 词根是 leb_扁, 加了 g- 就是使之扁的意思。汉语的词根为“菜” *lɛp, 是扁薄的意思，与“压”中 -rep 属于 l 与 r 的交替，可比较加罗语的 rep_{Benedict 1972}。还可比较越南语 giep_扁, lɛp_{扁瘪}, giep lɛp_{扁瘪}。

例 4. 粪便在藏缅语中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类对应于汉语的“屎” *qhliɣ, 见下文讨论。第二类，对应于汉语的“恶” *qak, 《汉书·昌邑哀王髡传》：“如是青蝇恶矣”，颜师古注：“恶即矢也”。

藏文	纳西语 _{永宁}	普米语 _{兰坪}	普米语 _{箐花}	道孚语	扎坝语	史兴语
skjaŋ	kha ³¹	xqa ⁵⁵	sqa ⁵⁵	ʂcɕa	cɕa ⁵⁵	qha ⁵⁵

苗瑶语的“屎”好像也有这个来源：

黔东南苗语	湘西苗语	川黔滇苗语	滇东北苗语	布努瑶语	勉瑶语	标敏瑶语
qa ³	qa ^{3.7}	qua ³	qa ³	ko ³	gai ³	gai ³

例 5. “哑” *qraɣ, 以下藏缅语的同源词都为“哑巴”义：

纳木义语	尔苏语	吕苏语	珞巴语 _{义都}	拉祜语	土家语	僜语 _{格曼}
a ³³ qa ⁵⁵	ka ³³ pha ⁵⁵	ka ⁵³ ba ⁵³	ka ⁵⁵ pa ⁵⁵	tɕhɔ ³³ qa ¹¹	ka ²¹ pa ²¹	ka ³¹ wa ³⁵

不过，历史比较的材料只能说明在共同汉藏语的时代，影母是 *q-。如果要确定在上古汉语阶段影母也是读 *q-, 那就要其它的材料证明。

1.4 汉代的借词是一项重要的证据。

Pulleyblank (1962-3) 曾经举了好几个用影母字对译的古代西域译音材料，其中安息

等是用影母字对译外语的零声母，这也许是他把影母拟作*ʔ-的原因。但是以下一些材料所反映的影母音值则只能是*q-

例6. Kharostī 楼兰文书中的 Khema, 《汉书》作“扞弥”, 颜师古把“扞”字的读音注作“乌”。Pulleyblank (1962-3) 认为 kh- 中的 -h- 用来表示前面 k- 的发音部位靠近喉音位置, 即读为小舌音。所以这个地名的当地读音也许是 qama 或 qwama。如果这里的 kh- 只是一个简单的舌根音, 我们就难以解释汉代人为何不用普通的溪母字去对译, 却用了一个影母字。可见这个地名的第一个音节在当地读 q-, 而不是 kh-。“弥”中古支韵, 已失去韵尾, 与来自于上古支部的支韵字合流罗常培、周祖谟 (1958), 当时的读音为 *mē。“扞”上古属鱼部, 合口, 故韵母为 *-wā。所以“扞弥”的汉代音当拟为 *qʷāmē, 这与 Pulleyblank 的猜想正相符合。但是这个古西域地名的拉丁转写为什么会是 Khema 而不是 Khame, 还不好解释。从下条“大宛”的转写看, 这种错位不是仅见的例子。“扞弥”在《后汉书》中改译作“拘弥” *kōmē。译音的改变往往反映语音的变化。影母在《后汉书》的时代已经变作*ʔ-, 《后汉书》的作者认为老译音中的“扞”*ʔ-与这个地名的当地读音*q-相距太远, 所以改用与它最近的见母字*k-来对译。

例7. 《汉书》中的“扞泥”, 榎一雄 (1961) 认为就是鄯善的首都 kuhani 或 khvani, 这与“扞弥”中的“扞”对译 kh- 可以互相印证。

例8. “郁金” (Curcuma aromatica) 是上古从异域引入的香料, Hirth (1885) 认为译自波斯语的 kurkum。Laufer (1916) 以为声母对不上。现在我们把影母拟作*q-, “郁金”就是 *qūtkrūm, 它与波斯语之间的关系就昭然若揭了。藏红花在藏文中为 kurkum 或 gurgum, 来自梵文, 显然也与这个词有关。

例9. “大宛”的“宛”传统归上古元部, 雅洪托夫 (1960a) 认为是上古的 *-on 类, 所以“大宛”拟作上古音当为 *dalsqōn。这个地名希腊文为 Τάχοροι (Tahoroi), 拉丁文 Tochari, 梵文 Tukhara。如按 Pulleyblank 关于 Khema 的猜想, 拉丁文 ch- 和梵文 kh- 中的 -h- 也不表示送气, 只是代表小舌塞音的符号。西汉的 -n 常用来对译外语的 -r, 如“鲜卑” Serbi, “安息” Aršak, 所以“宛” *qōn 与希腊文 χορ (hor) 以及拉丁文 char、梵文 khar 的对应是规则的。但是按汉语和希腊文的译音看, 拉丁文的转写应该是 Tachori, 而不是 Tochari, 这与上文所讨论的“扞弥”作 Khema 而不作 Khame 也许有类似之处。

例10. 突厥族的王后有“可敦”等称呼。《唐书·突厥传》: “可汗犹单于也, 妻曰可敦”。“可敦”又叫“可贺敦”《北史·蠕蠕传》, 吐谷浑谓“恪尊”《周书·异域传下·吐谷浑》, 拓跋氏谓“可孙”《南齐书》。其中“可贺敦”的“贺”可能与上文 Khema 中的 -h- 一样, 只是一种翻译方法。中古汉语的音系中已经没有小舌塞音, 这里用“可”与“贺”结合, 表示对应的突厥语接近于“可”的读音, 而发音部位靠近喉音“贺”。此词即突厥语的 qatun, 蒙古语作 khatun (王妃), 鄂尔浑碑文作 qatun, 土耳其语 katin。它借入到藏文为 khathun “公主” (Laufer 1916)。Pulleyblank (1962-3) 以为 qatun 的原来形式为 qati, -n 为后缀, 在古突厥语中 i 与 u 经常交替, 如 qatun ~ qatīn “变硬”。Pulleyblank 的 -n 后缀说还可得到以下材料的进一步证实。匈奴的首领有“单于”“護于”之称。下文将讨论到, “单于”二字的汉代音 *djānGā, 或者为 danGā。汉代的 -n 常用来对译外语的 -r, 所以对应的匈奴语可能是 darGa, 进一步清化为 tarqa。可比较下文希腊铭文中阿富汗君主的称号 tarka, 突厥语的 tarqan 多了后缀 -n。“護于”的汉代音可能为 *GaGā (> *GʷaGʷā, 见下文云母的讨论), 说明当时的匈奴语可能为

一般认为突厥为匈奴的后裔, 所以突厥的王后称号当来自匈奴的王后称号。匈奴王后的称号“闾氏”, 应当就是 qati 的译音。不过“闾氏”一语后世都依据张守节《正义》的注音: “闾於连反, 又音燕。氏音支”。“闾”的这个读音还可以在《论衡·乱龙》的另一个译音“焉提”得到证实。但是“闾”的这个读音实在很值得怀疑。“闾”从“於”得声, “於”为鱼部字, 与鱼部发生阴阳对转关系的只能是阳部。从“於”得声的字如果按阴阳对转关系读入阳声韵的话, 只能读中古的阳韵, 读成仙韵是很令人费解的。再说匈奴 qati 的 qa 后面也没有鼻韵尾, 此处的鼻韵尾从何而来, 需要作出交代。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 “闾氏”又为县名, 正处于匈奴的活动中心, 可能是匈奴族以王后称号名其地。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二》以为即“《地理志》安定郡之乌氏县”, 可见“闾氏”应读作“乌氏” *qatjē。因为“闾”在舌齿音“氏”之前, “氏”的声母 t- 容易使它增生 -t 尾从而混同入声字: *qatjē > *qattjē。司马贞《史记索隐》谓闾氏“古音曷氏”, “曷”的读音 *qat 正是对这个猜想的支持。入声韵尾 -t 在汉代是一个浊塞音 -d^{俞敏(1984), 郑张尚芳(1990a)}, 它与 -n 的读音比较接近, 所以 qat 的实际读音为 qad, 很容易读作 qān, 这就是“於连反”异读的来历。可见“闾氏”的早期读音应当是 *qatjē, 这与 Pulleyblank 所说的 qati 是相当接近的。

第二种解释, “闾”所对应的匈奴语可能就有两种形式: qa 与 qan, 就像“单于”、“護于”中的“于”作 qa 又作 qan 一样。从汉代的其它译音来看, 这种韵尾交替在当时的西域好像很普遍, 如“焉耆”又作“乌耆”。我们可以猜测, “闾”只是对译 qa, 因为匈奴语中 qa 又经常发作 qan, 就使汉语的“闾”也增加了 *qan 的异读。

以上诸例说明, 影母在汉代一定还是 *q-。不过在某些方言中, 也可能已经变作 *ʔ-, 所以“安息”中的“安”用来对译外语的零声母。既然在汉代的某些方言中影母还是 *q-, 在更早的谐声时代, 影母自然还处在 *q- 的阶段。

1. 5 有了以上的讨论以后, 影母在上古经常与舌根塞音互相借用的现象也就非常简单了: 影母在上古是 *q-, 自然与 *k- 之类的音非常接近。

例 11. 古文献中“彎”多通“關”, 《诗·小弁》笺: “關弓而射之”, 《释文》注: “乌环反, 下同, 本亦作彎”。“彎”的本义是引弓使弓弯曲的意思, 是后起字。但是这个词的声母与“關”并不全同, “關門”的“關” *kron 到中古成为见母, 而这个词的声母到中古则变作影母, 上古为 *qron。后来, 汉语的 *q- 演变为 ʔ-, 音值与 *k- 相距太远, 如再用见母的“關”作此词的假借, 已经不合适, 这才重新造出一个“彎”字以示区别。

例 12. “壹”通“吉”。先秦文献中的“初吉”即“初一”。《诗·小明》: “二月初吉”毛传: “初吉, 朔日也。”“一”在闽语的文读中都是零声母, 反映中古影母的读音。但是一些方言中的白读却读塞擦音, 如厦门 tsit⁷, 建瓯 tsi⁷, 潮州 tsek⁷, 汕头 tœk⁷, 这与藏文 gteig- 的读音非常接近。方言中的白读音往往反映比中古更早的层次。“一”在上述方言中的塞擦音读法用 ʔ- 的来源是解释不了的。这说明影母在上古决不会是 ʔ-。

例 13. “影”与“景”是一对古今字。原来没有“影”字,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二》谓葛洪作《字范》始加三撇作“影”。

例 14. 上古汉语的“公”与“翁”实为一个词。《方言·六》: “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 或谓之翁”, “公”与“翁”只是方言中的不同说法。同是“老人”义, 可说“翁”也可说“公”。这二字又都用以称父, 如《战国策·魏策》: “陈轸将行, 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

《汉书·项籍传》：“吾翁即汝翁”。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翁”也有读如“公”的，如大同、太原、太谷、文水、平阳等地的读音高本汉(1948)。鸟名“白头翁”在浙江黄岩、江苏吴江读作“白头公”王敬骝、刘丹青提供。“公”也有读作“翁”的，如浙江泰顺蛮讲“外公”作 $\eta ia^5 v \alpha \eta^1$ 。

例 15. 《庄子·天地》：“门无畏”郭象本作“门无鬼”，《释文》：“门无鬼，司马本作无畏，云：门姓，无畏，字也”。故篇名“徐无鬼”亦即“徐无畏”郑张尚芳提供。

例 16. 《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故秦桂林郡”，“郁”与“桂”通假。《说文》：“郁，芳草也，谓郁林郡人所贡”。《周礼·春官·郁人》：“郁人，掌裸器，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郑玄注：“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可见“郁”就是“郁金”，古人把它捣烂煎汁与酒拌和用来祭祀。但是郁金并不产于中国。《南州异物志》谓“郁金者出罽宾国……可以香酒”。罽宾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郁金由此地经滇黔桂一带传入，所以古人就以物名其地。“郁林”就是“郁金”。但是来母的“林”怎么会与见母的“金”通假呢？中古来母在上古为 *r-，但是更多的是前头还带有一个前冠的塞音成分 cf. Bodman(1980)，如“蓝”的上古音当为 *g·ram，泰文的汉语借词作 gram 蓝靛。“蓝”又通“监”*kram，《史记》中的西域城市“蓝市”在《汉书》中作“监氏”。来母带有塞音的另一个证据是“函”与“林”通假。《周礼·春官·大司乐》“歌函钟”，郑玄注：“函钟，一名林钟”。“函”为匣母字，上古来源为 *g，“林”的前面如果不带有一个前冠塞音 *g 就很难解释它与“函”的通假关系。所以“林”的上古音应该是 *g·rūm。“金”在中古是重组三等字，上古应带有介音 *-r-，所以它的上古音为 *krūm。“郁金”就是 *qūt krūm，与“郁林”的上古音 *qūt g·rūm 是非常接近的。下文将讨论到，“郁金”来自古波斯语 kurkum。如果“郁”的上古读音是 *ʔ-，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用它来对译波斯语的 kur，为什么它会与“桂”*kwits 发生通假关系。

二 云母和匣母

2. 在高本汉的中古音系统中，匣母是 χ -，群母是 g-，云母是 j-。笔者在文中把 χ - 改拟作 η -，理由见下。匣母在中古只出现于一二四等，群母只出现于三等，两者互补，高本汉认为它们在上古都是 *gh-，云母则是不送气的 g-。

2.1.1 这以后，对高氏的拟音有不少异议。首先，高氏浊塞音分送气、不送气两套之说基本上被否定了，群母的上古音从高氏的 *gh- 改作 *g-。其次，经曾运乾(1927)、葛毅卿(1939)、罗常培(1939)等人的考证，中古的云母就是三等的匣母，受聘介音的影响后来才变为半元音。既然中古的云、匣属于一类，一些音韵学家就自然地推论到它们在上古也是一类。上古的群母是 *g-，那么匣母与云母就不能再是 *g- 了，董同龢(1948)把它们拟作与中古相同的音 * χ -。但是，董同龢的这种构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一，匣母与见组字大量地谐声、通假。如果把匣母拟作 * χ -，就得假定擦音可以大量地与塞音谐声，通假。董同龢(1948)认为擦音是可以与塞音互谐的，理由是擦音晓母也可以大量地与见、溪相谐。但是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中古的擦音晓母在上古也读擦音呢？其实什么证据也没有。下文我们将要讨论到，擦音是不与塞音谐声的，与见、溪谐声的晓母在上古并不是擦音。

第二，中古的群母只有三等字，高本汉原来是用匣母与群母的互补关系来解释这个现象。现在如果假定匣母在上古是 * χ -，那么一、二、四等的 *g- 跑到哪儿去了呢？

第三，汉代尚有匣母字对译 *g- 的例子 pulleyblank 1962-3:

例 17. 恒河 梵文 Ganga 阿含 梵文 āgama 胡荽 gōsnig 波斯语

歙侯 汉乌孙、月氏、康居官名，为突厥语 yabgu 的来源，匣母字“侯”对应 gu。

第四，境内外方言的许多匣母字尚保留塞音的读法，如：

例 18. 古汉越语：陷 cam⁶，合 gop⁵聚集，合，户 cu' a⁵₁，号 gao²呼号，颌 gām⁵，含 gōm²包含

温州方言：厚 gau⁴，含 ga²₁，衍 ga²，环 ga²₁环，怀 ga²名词，解 ga⁴用锯解开，峡 ga⁸山峡

2.1.2 由此可以肯定，至少有一部分匣母字在上古是塞音。于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匣母有塞音与非塞音两类来源。例如罗常培（1939）引了李方桂一个非正式的假设：与见、溪发生谐声、异读关系的来自上古的 *g-，与晓母发生谐声关系的则是 *ɣ-。董同龢（1948）指出，与晓母发生谐声关系的匣母字百分之九以上兼与见，溪发生关系。

另一位认为匣母分作两类的学者是 pulleyblank（1962-3），他根据梵汉对音和日本吴音的材料分匣母为两类。一类匣母字对译梵文的 g-，如“阿含”对译 āgama。另一类匣母字对译梵文的擦音，如“和”对译 va，“越”对译烧 vat、vad，几乎都是合口字。

在日本吴音中，匣平字也分别有 w-、g-两种读音，可比较：

和 w~祸 ga 会 we~桧 ge 画 we~洼 ge

不过，对译作-w 的也几乎都是合口字，这与梵汉对译的情况正相一致。这两类匣母字似乎是互补的，开口大多读塞音，合口大多读擦音。这似乎给我们一个暗示：匣母原来也许只有一类，都读 *g-，后来发生了擦化，只不过首先发生在合口字而已。

这个现象是可从音理上加以解释的，当塞音成阻时，成阻部位不同，闭塞的力度是不一样的。舌根与软腭的闭塞力度远远不如舌面、舌尖与硬腭之间形成的闭塞力度，舌根与小舌的闭塞力度就更加弱了。塞音闭塞力度越弱，就越容易被气流冲开一隙缝发生擦化。此外，合口音的后舌位性质会使塞音成阻部位向后移动，j 介音的前舌位性质则使成阻部位前移。如果把各个辅音的成阻部位从后到前排列起来，就构成以下的系列：

后舌位，擦化 G^w→G-→g^w→g→gj-前舌位，不擦化。

这个序列正与塞音擦化的先后相一致：上古的 *g- 在三等 j 介音前不发生擦化，到中古还是 gj-（群母）。不带 j 介音的 *g- 到中古都变成擦音 ɦ-，而且是首先发生在合口字。最早发生擦化的应该是 G^w- 与 G-，它们就是下文所要讨论的云母。G- 的发音部位比 g- 更后，擦化的时代应该更早。在现代方言中，匣母读作塞音的例子可以找到很多，但是云母读作塞音的例子却极少见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2.1.3 李方桂（1980）作了新的构拟：上古 *g+j->中古群母 g+j-，上古 *gw+j->中古云母 jw-，上古 *gw+j+i->中古群母 g+j+w-。

但是这种安排显然会碰上麻烦。首先，云母字虽然大部分是合口字，但也有少数是开口的。李方桂也意识到这一点，只好对这些字作个别处理。如认为“矣、焉”是语气词，有特殊音变，“鴟、焯”的合口音受合口韵尾-w、-p 的异化失落，等等。但是，这些解释显然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矣、焉”在上古真的是合口字，从之得声的“郾、焉、媯、埃、俟、唉”等一大批字都不是语气词，为什么没有一个字是带合口成分的呢？情况倒可能与李方桂所说的相反，“夫、耶、也、乎”等一大批语气词都是开口字，语气词往往采取比较自然的开口形式。“焉”还有影母一读，影母的“焉”通“安”，训“何”，与“乌、恶、安、曷、害、何”的语源关系甚明，这组字都为开口字。古西域“焉耆”又作“乌耆”、“乌

缠”、“阿耨尼”，“乌、阿”也都为开口字。

其次，李方桂的系统本来已经有*gwj-、*gwi-，现在为了解释“狂”等合口群母字又专门设置了*gwji-，这种复杂的介音系统只不过是人为的区别符号，实际语言中是不是能这样区分，很令人怀疑。

龚煌城（1990）可能已经发现这种不合理性，所以改成：*gwrj->中古云母。

这种构拟的引人处是一些云母字在藏文中的同源词确实带有-r-，如“胃”对 grod_胃，“友”对 grogs_{朋友}，“于”对 figro_走，“越”对 figrod_走。但是，毕竟也有些云母字的藏文同源词不带-r-。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汉藏两语同源词之间的对应关系还没有严格到这个程度。问题在于有些带*-r-介音的合口三等字在中古是群母字，并没有变到云母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古四个等的上古来源。

云母无论拟成*g-、*ɣ-或*ɦ-，都属于喉牙唇一类，为节省篇幅我们在下表只讨论喉牙唇音从上古到中古的变化，同时只举上古的鱼、铎、阳、支、锡、耕、文为例。其中的文部的文₂，是雅洪托夫（1960a）所说的*-un：

	I	II	III	IV
鱼部>中古:	模	麻	虞(合口)/鱼(开口)	支 _三
铎部>中古:	铎	陌 _二	药	陌 _三
阳部>中古:	唐	庚 _二	阳	庚 _三
支部>中古:	齐	佳	支 _四	支 _三
锡部>中古:	锡	麦	昔	陌 _三
耕部>中古:	青	耕	清	庚 _三
文部>中古:	魂	山	文	真 _三

第 I、II 类与第 III、IV 类的区别是后者到中古发展出-j-介音，成为三等韵。第 II 类都是中古的二等韵，第 IV 类是中古的重纽三等韵，它们与第 I、III 类的区别是上古带有*-r-介音，可参看雅洪托夫（1960b）、Pulleyblank（1962-3）、李方桂（1980）、Bodman（1980）、Baxter（1977）、郑张尚芳（1987）、俞敏（1985）关于*-r-介音的详细讨论。阳韵合口云母字“王”如果按龚煌城的拟法作*gwrj-，那就要放到第 IV 类去，但是第 IV 类已经有庚_三云母的“捏”了。属于文₂的真韵“寤”小韵为重纽三等，上古为*gwr-，但是它并没有因此变到云母去。真韵合口的云母“殒”小韵，也是属于这个部，自然不能是第 III 类，因为第 III 类已有文韵的云母字在那儿了。根据上表的安排，“寤”和“殒”只能都放在第 IV 类，如果按龚煌城的意见把“殒”拟作*gwr-，就与“寤”小韵的*gwr-打架了。

2.1.4 如此看来，云母和群母拟有相同的起首辅音是行不通的。所以自 70 年代以后，又有多人提出匣母在上古有两类来源的主张，如丁邦新（Ting Panghsin 1977-1978）、郑张尚芳（1990b）、邵荣芬（1991），等等。

中古的群母和云母都只有三等，匣母则只有一二四等，它们之间的配合安排是一个令人

伤脑筋的事。如果认为群母与匣母互补，云母就只有三等，没有一二四等；反过来，如果认为匣、云互补，那么群母就只有三等，一二四等无着落。现在把匣母分作两类分别与群、云两母互补，就能比较圆满地解释其间的历史关系。邵荣芬（1991）从谐声关系论证过这种分类：匣母跟 k-类相谐的极多，而云母跟 k-类相谐的却极少。匣母中跟 k-类相谐的是 *g-，不跟 k-类相谐的与云母同，是 *ɣ-。

这一说的优点是能够解释群母和云母的不同谐声行为：群母与见、溪关系较近，云母与见、溪关系较远。如果从云、匣两母与见组谐声的百分比考虑，云母与见组谐声的例子虽然还是比较少，但很难说是“极少”了，有些谐声系列的关系甚至还相当密切，例如从“军”得声的谐声系列中，云母字与见母字的字数差不多相等。

古籍中云母与见组字的假借关系也不乏其例，如：

例 19. 楚夹敖为康王之子，《史记·楚世家》说他的名字叫“员”，为云母字。《左传·昭公四年》却说他名“麋”，在《春秋》中则名“卷”，都为见母字。

例 20. 《史记·夏本纪》中的“有扈氏”之扈国，在《汉书·地理志》中则成了“鄆”县。“扈”与“户”同音，匣母字上古为 *g-。“零”，云母。

例 21 “寰”，云母字，《说文》读若“昆”，“昆”见母。

2.2 到目前为止，各家构拟的云母上古音不是 *ɣ (h) - 就是 *g-。拟作 *ɣ- 者不能解释云母字与舌根塞音的谐声、互读现象以及云母字为什么大多是合口字；拟作 *g- 者不能解释它与群母的分化条件。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启发我们，云母可能既不是 *ɣ-，也不是 *g-，而是一个与 *g- 很接近的浊塞音。既然影母是 *q-，从声系的对称原则考虑，自然也会有与之对应的浊音 *G-。堪当此选者当属云母。

2.2.1 云母的这个拟音可得到汉代一些译音的支持。

例 22. 《史记·张骞列传》用于“于阗”来对译 khotan。上文讨论“扞弥”时提到过，kh- 可能是小舌音的一种译法。pulleyblank (1962-3) 根据另一些材料认为它原来带有浊的声母，当地读音近乎 *Godan。云母字“于”的上古音 *Gwa, a 受合口介音的影响可能带有一点圆唇的色彩，所以用“于”来对译于阗语的 Gō-。

例 23. “单于”是匈奴统治者的称号，后来被中亚许多游牧民族所沿用，如突厥、蒙古或更西部的地区有 tarqan 或 tarxan 的称号，蒙古的复数形式为 tarqat。“单于”的“单”古书中都注为禅母字，折合作上古音为 *djān，但是从突厥语的形式看，它在当时好像读 tan 或 dan。韵尾的对音容易解释，上文已经提到，汉代常用 -n 对译外语的 -r。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一个“于”的对音。阿富汗的统治者 Nexak Tarxān 在希腊的铭文中作 TAPKA 或 TAPAKA_{pulleyblank 1962-3}，转写作拉丁字母就是 Tarka 或 Taraka。对照 tarqan 和 tarqat，其中的 -k- 实际上是 -q- 的译音，这说明这一带统治者的称号还有作 tarqa 的。汉代用“于”来对译匈奴的 qa，可见在汉代“于”决不是擦音而是塞音。因为“于”是浊音，所以匈奴的 qa 原来也许是 Ga，后来清化作 qa。也就是说“于”在当时读 *Gā，后来生出一个过渡音 w 变作 *Gwā，可见下文讨论。所以“单于”二字说是 *tangā 或 *dangā，对应的匈奴 *tarGa。突厥语多了一个韵尾 -n。韵尾 -n 的情况上文已经讨论过了。

2.2.2. 云母在上古的域外读音也反映它应该是 *G。

例 24. “熊”中古是东韵三等字，来自上古的蒸部合 *-wun̥。但是《说文》谓“熊”从“炎”得声，可见在许慎的方言中“熊”字还读 -m 尾。厦门的“熊”读 him，现在尚保留 -m

尾。上古有些以-m 收尾的字在合口元音的异化下韵尾变作-ŋ。如从“凡”得声的“风”，经过如下的变化： $*plũm > *pũŋ >$ 中古 $pjuŋ$ 。元音 u 近 u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异化作用。

侵韵“朕”与登韵“腾”谐声就是这个原因。“熊”的主元音为 u ，又有合口介音 w ，更加强了对韵尾的异化作用： $*Gwũm > Gwũŋ$ 。“熊”的日语为 *kuma*，朝鲜语为 *kom*，可能都借自汉语。它们的塞音声母正可说明云母在上古为 $*G-$ ，而不是 $*ɣ-$ 。

越南语中的云母借词一般读擦音，但是在古汉越语中还可以找到极个别读塞音的例子：

例 25. “圉”， $quây^1$ 。

例 26. “圆”， $tron^2$ 。现代越南语中的 $tr-$ 有部分当来自 $*kr-$ 之类的复辅音，可比较：

“交” $trao^1$ (< *krao*, 交、交付、交给)。“陷” $trom^4$ (< *groms*, 凹陷, 上古汉语的“陷”为 $*grõms$, 越南语的跌声来自 $-s$ 尾, 参 Haudricourt 1954)。“橄榄” $tram^5$ (< *kram*?, “橄榄”上古汉语 $*kam^? ram^?$, 越南语的锐声来自 $*ʔ-$ 尾, 参 Haudricourt 1954)。所以古汉越语中的 $tron^2$ 有可能来自 *gron* 之类的音, 正说明汉语“圆”的上古音为 $*Grõn$ 。

2.2.3 这种构拟也得到亲属语同源词的支持。

例 27. “圆、丸” $*Grõn$ 有以下一些同源词：藏文 *gor* (ba) 圆块, 博嘎尔珞巴语 *kor kor* 圆。纳西语 $永宁 ko^{31}$ ($tv^{33}l^{55}$) 圆, 史兴语 qo^{55} ($ty^{33}ty^{33}$) 圆, 木雅语 $go^{33}go^{53}$ 圆, 缅甸文 $woŋ < *Goŋ$ 。

侗台和苗瑶语中也有类似的形式可以说明声母为一塞音, 如仡佬语 kon^6 , 水语 qon^2 , 川黔滇苗语 $khun^2$, 滇东北苗语 qo^3lo^8 , 勉瑶语 kun^2 。

例 28. “雨” $*Gwã^?$, 迪加罗语 $kə ra_{雨}$, 坎布语 $kə wa_{水}$, 缅甸文 *rwa* 下雨, 尔苏语 gua^{33} , 卢舍依语 $rua^?$ 雨, 迪马萨语 $ha_{下雨}$, 罗东语 $wa_{水}$ Benedict 1972, 达让僜语 $ka^{31}ɹa^{55}$, 义都珞巴语 $ka^{31}ɹa^{55}$, 碧江怒语 $ɹua^{35}$, 怒苏怒语 $ɣɹua^{33}$ 下雨。从以上的同源词材料比较, “雨”的开首部分带有塞音成分是没有疑问的, 正是这个塞音成分发展为汉语的云母。

例 29. 云母在藏文中的同源词一般是 $g-$ 。

幃	$*Gũl$	<i>gur</i> 帐幕	垣	$*Goõn$	$go(ra)$ 圆院
于	$*Gw(l)ã$	<i>ŋgro</i> 行, 去	芋	$*Gw(l)ã$	$gro(ma)$ 山芋
越	$*Gw(l)ãt$	<i>bgrod(pa)</i> 行走, 通过	羽	$*Gw(l)ã^?$	<i>sgro</i> 翎羽
胃	$*Gw(l)ũts$	<i>grod(pa)</i> 腹, 胃	友	$*Gw(l)ũ^?$	<i>grogs</i> 朋友, 伴侣

藏文-o-与汉语-Wa 有规则的对应关系, 可参看龚煌城文 (Gong Hwangcheng 1980)。

例 30. “熊”在格曼僜语中为 kum^{55} , 与日语中的汉语借词 *ku ma* 几乎相同。博嘎尔珞巴语为 $eu tum$, 与僜语比较, 其中的 tum 显然是从 $*klum$ 之类的音变化而来: $*klum > *tlum > tum$, 在汉藏语中, 流音在前加塞音的同化下往往会发生塞化。藏语 *dom*、道孚语 *dəm*、Gallong 语 *so tum* 有类似的来源。墨脱门巴语为 $?om ɕa$, 其中的 $?-$ 来自 $*q-$ 。阿昌语 om^{55} , 车旁语 *yom* 都可看作是喉塞声母的脱落。卡瑙里语 *hom*, 哈尼语 (爱尼) $xa^{31}xum^{55}$ 则是塞音的擦化。此词缅甸文 wam^2 , 缅甸文的 $w-$ 来自更早的 $*G-$, 将另文讨论。

例 31. 侗台语中的“左”、“右”二词可能与汉语同源, 也不排除它们是汉代的借词。“左”布依语 soi^4 , 西双版纳傣语 sai^4 , 德宏傣语 sai^4 , 接近于“左”的汉代形式 $*tsai$ 。“左”如为借词, “右”为借词的可能性当然也很大。“右”的壮语为 kva^2 , 布依语 kwa^2 , 西双版纳傣语 $xva^1 < *khva$, 德宏傣语 $xa^1 < *kha$ 音变 参见王敏 (1992)。汉语的“右”为云母之部合口字, 上古的之部有对译外语-a 的, 如汉代的“龟兹”即 *Khucha*, 所以“右”在侗台语中的

韵母作-wa, 是完全规则的。从侗台语这个借词的声母看, “右”的声母只能是塞音。

例 32. 猫头鹰, 在古代一说“鹞”, 《说文》:“鹞, 鷩鹞, 鹞留也”。又作“鷩”, 《诗经》之“鷩鷩”与《说文》之“鷩鹞”是不同方言对猫头鹰的不同称呼。“鷩”为云母宵部字, “鹞”为群母幽部字。它们的原始形式为 *G-, 在一些方言中变为中古的群母 g-, 在另一些方言中则变为云母 hj-。猫头鹰在古代还有两种说法, 一是“雀”, 一是“鷩”。“鹞(鷩)”、“雀”两种说法至今还保留在现代的汉语方言中。温州地区的泰顺蛮讲说 ku² vaŋ¹, 显然是“鹞雀”二字。这可比较厦门的猫头鹰说“姑黄”(《汉语方言词汇》旧版)。福清方言记作“麦黄鸟” ma¹uoŋ²tseu³冯爱珍(1993), 福州作“猫王鸟” ma²uoŋ²ʒeU⁴李如龙等(1994)。厦门与闽东话宕、山两摄的一些合口韵合流, 所以这里的“黄、王”实际上就是“雀”字。

猫头鹰在藏缅语中也有 3 种名称, 恰与汉语相对应。一种与汉语的“鹞、鹞留、鷩、鷩”对应, 如藏文的 fugpa, 道孚语的 khu, 却域语 khu⁵⁵lu⁵⁵xu³³, 吕苏语 khu³³mu⁵³, 阿昌语 tək⁵⁵ku⁵⁵lu⁵¹。第二种对应于汉语的“鷩” *bũk, 如独龙语 pu⁵⁵tak⁵⁵, 怒苏怒语 da³¹bu⁵⁵lu³³, 阿依怒语 ka⁵⁵phu⁵⁵, 波拉语 puk³¹pu⁵⁵lui⁵¹。第三种对应于汉语的“雀” *Gon, 如达让僜语 kuəŋ⁵³, 藏文 fiol (ba) 鹰、鷩。

在其它东南亚语言中也可以找到语源上与“鹞、鷩”有关的词, 如梁敏、张均如(1993)的材料中“猫头鹰”就有以下一些与汉语有关的词, 他们把它的原始形式拟作 *G-。

泰语、老挝语 傣语 布依语 水语 壮语^{武鸣} 侗语^{榕江} 莫话、仂佬语、佯僜语

khau⁴ kau⁴ ku⁵ɦu⁴ qau¹ ku⁶ ?au¹ kau¹

猫头鹰在湘西苗语为 (ta¹) ku^{3.7}, 勉瑶语为 (no⁸) ku³, 语源相同。

2.3 最后, 我们还必须解释云母为什么大多是合口字。

前元音往往不圆唇, 后元音往往圆唇, 这是一个语言的普遍现象。辅音也是如此, 后舌位的辅音有圆唇化的趋势。所以拉丁语的 *q-后总是带着 u。云母 *G 后面产生一个过渡音 w, 变成合口字, 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有两种情况过渡音 w 不产生。一是“炎、焯、鷩”等字在圆唇韵尾 -m、-p、-w 的异化下过渡音 w 不产生。二是语气词在音变上往往表现出保守的特点, 如“焉、矣”等字保持开口不变。李方桂认为它们原来是合口字, 因为是语气词所以才变作开口。笔者则认为它们原来是开口字, 因为是语气词才保持不变, 从“焉、矣”得声的所有非云母字都是开口字, 足可证明它们原来的开口性质。

弄清云母合口音的性质后, 汉语中的一些音韵现象就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了。汉语的一个词通过声母或韵尾的交替, 派生出意义上互有关联的一组词, 我们往往把它们叫作词族(在王力的《同源词典》中叫同源词)。一般说来, 汉语的一个词族中要么都是开口字, 要么都是合口字。如果一个词族中同时有开合口字出现, 合口的字往往是云母字, 可以认为合口音起:

云母字合口	同词族词开口
永 *Grəŋ > *Gwəŋ	兼 *lāŋs, 长 glāŋ
于 *Gā _往 > *Gwā, 往 *Gā _往 > *Gwāŋ	假 *kra?, 格 *krak, 行 graŋ。
于 *Gā _大 > *Gwā	夏 *gras, 假 *kra?, 路 graks, 京 *krāŋ
于 *Gā _{介词} > *Gwā	於 *qā

合口过渡音的增生也发生在其它小舌音后面。如乌鸦在一些方言中说“老鸱”。“鸱”在

古代并不指乌鸦，一些方言中乌鸦说 kua，恰与“鸱”的读音相同，就借用了“鸱”字。其实 kua 的本字就是“乌”字，它的读音是这样形成的： $*qa > *q^w a > kua$ 此例刘丹青提供。

不过，产生这种合口过渡音的影、晓、匣母要远远少于云母，其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小舌音后头产生合口过渡音的音变受时空条件限制。当这个音变发生的时候，影、晓和部分匣母已经从小舌音变作 ʔ- 、 $h-$ 、 ɦ- ，或者正在变化，但这个时候云母还是 $G-$ ，所以只有云母字受这个音变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需要作出解释：上古带圆唇元音的韵部中，几乎都没有云母字。这是因为云母只出现于上古第Ⅲ、Ⅳ类，后来要产生出 j 介音，变作中古的三等韵。由于云母的后舌位性质，再加上圆唇元音的后舌位性质，两者相加强烈地排斥三等腭介音的产生，这些云母字就与Ⅰ、Ⅱ类的 $*G-$ 合流，变作中古的匣母去了。

2.4 对云母作了以上讨论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匣母的来源就比较容易了。匣母在上古有两个来源，一为 $*g$ ，一为 $*G$ ，它们与群、云两母之间有以下的关系：

上古	中古
$*g$ (三等)	gj - (群母)
$*g$ (一、二、四等)	} — ɣ - (匣母)
$*G$ - (一、二、四等)	
$*G$ - (三等)	ɦj - (云母)

三 晓母

3.1 Benedict (1972) 指出：“藏缅语的声母 $*h-$ 是罕见的，只能为范围有限的少数词根构拟”。藏缅语的这种情况暗示我们，中古汉语的晓母 $h-$ 在上古很可能不是 $*h-$ ，至少绝大部分不是 $*h-$ 。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音韵学家都把晓母的上古音拟作擦音 $*h-$ 或 $*x-$ 。如果它是一个擦音的话，那么它与见母的关系就相当于心母与端母的关系： $h: k = s: t$ 。

但是在谐声关系上，两者却大相径庭。心母与端母几乎不谐声，而晓母与见母的谐声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现在，我们既然为上古汉语拟有 $*q-$ 、 $*G-$ ，自然应该有 $*qh-$ ，最有可能充当这个音位的是晓母。 $qh-$ 的擦化是一个很常见的音变，上面举到的突厥族的统治者叫 tarqan ，又叫 tarxan ，就是这种变化。

古代文献中所反映的晓母与溪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 $*qh-$ 与 $*kh-$ 之间的关系：

例 33. 《史记》：“荀卿，赵人”，《索隐》说：“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司马贞不懂上古音，所以有此迂曲之说。如果“荀卿”的“卿”果真如司马贞所说不是荀子的名字，一部《史记》竟然没有一处提到他的名字，岂不怪哉。“卿”古音 $*khrāŋ$ ，“况”的古音 $*qhlāŋ$ ，故能通假。后来“况”的声母后面生出一个合口的过渡音 $*qh^w lāŋ > h^w-$ ，这与云母 $*G-$ 后产生过渡音 w 的情况相同。“况”的北京声母 $kh-$ 还保留塞音特点。

例 34. 猫头鹰在古代又说“鸱”，《广韵》许尤切，与“鸱” $*g-$ 、“鸱” $*G-$ 显然同源，认为它来自 $*qhū$ 更加合理。

3. 2 晓母在亲属语中的同源词常常是一个塞音：

例 35. “嚇”一读呼讶切,折合成上古音为 *qhaks, 普通话义为“使人害怕”,实际上是一个使动形式,后带一使动后缀 *-s。另一读呼格切,折合成上古音为 *qhak, 为自动形式,但是文献中多用于“怒”义,已不是本义。在一些南方方言中该音兼有“害怕”义的自动形式和“恐吓”义的使动形式。“害怕”一义的同源词有:藏文 skrag(pa), 缅甸语 krək, 浪速语 kjauk³¹, 错那门巴语 chak⁵³, 木雅语 qa⁵⁵。

例 36. “虎”, 缅甸文 kja < *kla, 塞芒语 kəla^{Benedict 1972}, 墨脱门巴语 khaila, 绿春哈尼语 xa³¹ la³¹, 怒苏怒语 la³⁵。哈尼语的 x-实际上从塞音擦化而来,如“蒜”绿春哈尼语为 xa³¹se⁵⁵, 嘎卓语为 kha³¹si³³, 喜德彝语为 ka³³si³³, 绿春哈尼语的 x-与其它亲属语的塞音对应。有些语言中流音与前面的塞音合并作 t-(< *kll-), 如藏文 stag, 阿力克藏语 rtak, 贵琼语 ta⁵⁵。泰文“虎”说 khla。古汉语中的“虎”还有其它一些方言的说法。《左传·庄公十年》:“蒙臯比而先犯之”杜注:“臯比,虎皮”。“臯”实为“罽”之误,“臯”“罽”二字古文字形近。蒙“罽”皮就是蒙上老虎皮,“罽”上古 *grlak。楚国则称虎为“於菟” *qalla。各种比较材料都说明流音 l-前有塞音成分。可见“虎”在上古应该是 *qhla[?]。

例 37. “烘” *qhɔŋ 在藏缅语中反映一个塞音声母:

错那门巴 缅文 勒期语 剑川白语 浪速语 怒苏怒语 撒尼彝语
koŋ⁵³ kaŋ² ka:ŋ³³ koə²¹ kɔ̄³¹ kɔ̄³¹ qo⁴⁴

此词在川黔滇苗语为 qhaŋ⁵, 勉瑶语 kha:ŋ⁵, 标敏瑶语 kɔ⁵, 也是同源词。

例 38. “脅” *qhlep, “肋骨”一词在错那门巴语为 kep⁵³, 景颇语 kə³¹ʒep³¹ < kə³¹rep³¹。

例 39. “華(花)” *qhra > qh^wra, 合口过渡音的产生与云母的情况相同。“花的”一词在藏缅语中有以下一些同源词:

藏文 嘉戎 道孚 尔龚 拉祜 土家 普米^{九龙} 僂^{达让} 景颇 彝^{大方}
khra khra khʂa kza qa²¹ kha⁵⁵ qa¹¹ khɔai⁵³ ka³³ kua³³

3.3 上古汉语的心母和晓母关系非常密切,如“所”古通“许”,《礼记·檀弓》:“高四尺所”即“高四尺许”。《诗经·伐木》:“伐木许许”,《说文》引作“伐木所所”。就是在现代各汉语方言中,也有许多心母与晓母的对应例子。当然,我们不排除 s-变作 h-的可能,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这些相关例子中有些来源可能很早,晓母来自 *qh-, 与晓母发生关系的心母来自 *sqh-。郑张尚芳给这条假设提供了下例:

例 40. “歲”《广韵》相锐切,上古音为 *sqh^wāps (> *-ts), 而潮州话读晓母 hue²¹³ < qh^wāps, 分别对应于藏文 skabs^{时间阶段}、泰文 khuap^{年岁}。同谐声系列的还有影母字“穢” q^wāps (> *-ts)、见母字“颯” k^wrāps (> *-ts)、晓母字“頰” qh^wāps (> *-ts)。笔者按,郑氏例子可靠与否关键在于这些词的韵尾是否是 *-p。頰《广韵》解释作“頰”,如果《广韵》的解释有所本,郑氏这些例子的可靠性就很大,因为与“頰”义有关的几个词“颌、盍页”、“颯”都在收 *-p (-m) 的韵部中。

Benedict (1976) 和 Bodman (1980) 都认为有些晓母字来自 *skh-, 他们的比较例子中有些虽然比较牵强,但是下面两个例子是可能成立的。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 *skh-到中古是变作清母 tsh-的,与 *sk-变作中古精母 ts-相平行。他们构拟的 *skh-, 实际上是 *qh-:

例 41. 藏文 skul pa “训诫”,对汉语的“训” *qhūns。韵尾 -n 与 -l 的对应是规则的。

例 42. 卡瑙里语 skwal “改变”,卡陵语 khwaal (变换、移动),对汉语“化” *qh^wrals。

4.1 中古的影、晓、云在上古除 *q-、*qh-、*g- 的来源外，还有没有 *ʔ-、*h-、*ɦ- 的来源？笔者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现代的汉藏语中几乎都有零声母，而零声母在这些方言中几乎都带有喉塞的成分。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导上古汉语也一定都有零声母，没有零声母的语言并不乏例子。

4.2 对上古的小舌音作了以上构拟以后，与之有关的一些音的构拟也要作相应的修改：

4.2.1 有些影母字与庄母字谐声，如“乙”於笔切，“札”侧八切，对这些谐声现象以前很难作出解释。现在因为把影母拟作 *q-，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乙 *qrūt > 中古-ʔ 札 *sqruut > 中古 tʃ- (李方桂作 tʃ-)

于是 Pulleyblank (1962-3) 和李方桂 (1980) 关于中古庄母来源的公式中除了 *skr- > tʃ- 以外，还要加上 *sqr- > tʃ-。

4.2.2 书母与晓母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晓母改作 *qh-，与之相关的书母似乎应该从李方桂的 *hrj- 改作 *qhlj-。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晓母除了清鼻音、清流音的来源以外，是否全来自 *qh-，所以我们只能说，至少有部分的书母来自 *qhlj-。这种构拟比起李方桂 (1980) 的 *hrj- 来显然更能解释以下的语言现象：

例 43. “屎” *qhljʔ，它在藏缅语中的同源词有：

门巴^{墨脱} 羌语 珞巴语^{义都} 巴兴语 缅文 景颇语 傣语 拉祜语 基诺语
 khi qhʂə khɿ⁵⁵ khli khje³ khji⁵⁵ khi³¹ qhe⁵³ a⁴⁴khri⁴⁴

例 44. “首” *qhljʔ，藏缅语的同源词：

普米语^{九龙} 却域语 扎坝语 僂语^{达让} 拉祜语 纳西语 土家语 藏文
 qhuo⁵⁵ qho⁵⁵ gu¹³ kɿu⁵³ o³⁵qo¹¹ ku³³ly³³ kho⁵⁵pa⁵⁵ mgo

侗台语有相同的来源：

壮语 布依语 临高语 傣语 侗语 仡佬语 毛南语 黎语
 kjau³ tɕau³ hau³ ho¹ ka:u³ ky³ ko³ gwou³

4.2.4 晓、匣的中古音有拟作 h-、ɦ- 者，也有拟作 x-、ɣ- 者。但是，上古的 *q- 既然后化作中古的 ʔ-，晓、匣也应该从 *qh-、*g- 后化作 h-、ɦ-，而不应该是前化作 x-、ɣ-。而且在韵图中，晓、匣列在喉音，应与影母的 ʔ- 同部位，而不是与牙音的见母 k- 同部位。

4.2.5 汉藏语也可能发生过类似于汉语 *g- 的变化，如缅甸文的 w- 可能来自 *g-。藏文小阿 ɦ- 除了鼻音的来源外，还有部分可能来自原始藏语的 *g-。这些问题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18本1分，1948年。
 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
 葛毅卿《喻三人匣再证》，《史语所集刊》8本1分，1939年。
 龚煌城《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西藏研究论文集》第三辑，1990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李如龙等《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送气清塞音声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1993年第5期。

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史语所集刊》8本1分，1939年。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

潘悟云《上古收-p、-m诸部的再分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8, 1995。

三谷恭之《拉瓦语词汇资料》，《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十一、十二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1988年。

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第二十一期，1991年。

王敬骝《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释》，《民族学报》1982年第2期。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60年。

俞敏《中国语言学论文选》，光生馆，东京，1984年；《等韵溯源》，《音韵学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曾运乾《喻母古读考》，《东北大学季刊》第2期，1927年。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1983年；《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语言研究》1990年第1期；《切韵j声母与i韵尾的来源问题》，《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周法高《论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卷第1期，1969年；《论上古音和切韵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三卷第二期，1970年；《读切韵研究》，《大陆杂志》第六九卷二三期，1984年。

朱彰年《阿拉宁波话》，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

Baxter, Old Chines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A Study Using Multiple Character Readings,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77;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1992.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1972年，本文参考乐赛月、罗美珍的译本《汉藏语言概论》，民族研究所，1984；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本文参考乐赛月、罗美珍的译文，见《汉藏语言概论》附录。

Bodman,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Frans van Coetsen and Linda Waugh eds. pp. 34 - 199, Leiden, E. J. Brill. 1980年，中译本为《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Gong, Hwangche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 B. H. P. 1980.

Haudricourt,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 1954.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 本文转引自 Pulleyblank. 1962 - 3.

Laufer, Loan - words in Tibetan, TungPao 1916. 中译本《藏语中的借语》，赵衍荪译，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印。

Ting, Panghsin, Archaic Chinese *g, *gw, * and *w.,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X. 1977 - 78.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1962 - 3.

榎一雄, Yü-ni-ch eng and the site of Lou - lan, Uralatäische Fahrbücher 33. 1961年。转引自 Pulleyblank 1962 - 3.

(通信地址：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